

程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序

予頃遊膠庠有同舍示

豈編書

皇朝書齋

謝

徒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所

以措之事業垂憶萬年無疆之休者其槩可見也

是書年以記大事一朝之事類之隨朝分類隨事

通釋考求源委顯微闡幽言近而指遠也大抵論

朝廷必歸之君心論官僚必歸之宰輔論良法必

歸於美意敵國外患必歸於自治其國食其實者

審其根酌其流者滌其源也至於論治體之寬嚴

謂建隆尚嚴也自李文靖焚四方利害之言所以

積而為慶曆嘉祐之緩勢仁祖尚寬也自范文正
公天章閣一疏不行所以激而為熙豐也急政且
謂王荊公之即范文正公之遺意文正主於
立國荊公主於利國使文正之說通行則荊公之
口可塞惟正公之言不遍行於慶曆故荊公之學
乃遍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為之志不遇范文淹
而遇王安石此世道升降之會也至於祈天求命
保民長世之基則以祖宗之仁意常在於紀網整
肅之中而紀網不出於仁意流行之外故治體似
寬柔而寔凝制度似煩密而寔國勢似緩弱而

寔久雖中更新之毒亂夷狄之憑陵權奸之剝喪
貪酷之奮攘敢於怨吏而不忍讐吾君敢於籲天
而不忍叛吾國於是天心之仁愛亦睜々而不忍
釋實甫歛衣端誦總竟藝祖皇帝一編已屢掩卷
而三嘆也嗟夫厭亂之民思治玩治之民思亂排
患難之膠轄者以安為危不期於質樸而自不能
不淳也習不平之見聞者以安為危不期於奢麗
而自不能不薄也思治而一於質樸者聖人出而
萬物覩矣思亂而競於奢麗者雖聖人亦必百倍
其功而後可挽也然則藝社皇帝之闔闢造化所

以使人人一心事，一寔者何具盛哉夫當世道之極變而通之惟卓然思所以更新者靡一事一物之可因仍也故世非承平不得以承平之事為比夸言慶曆元祐於非慶曆元祐之世者非愚則諛抑又嘗拜觀藝祖皇帝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長此堯舜之問稷契之對也我朝所以理學者其論已兆於此而國家延洪之休所以超軼漢唐者徒恃有此義理耳舍義理而言治非知言者也此書之作其有本乎書肆請以刻梓且求序之因書於首編如此抑菴叔直有云

野人快炙背而夫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遇則不敢惟願與學者審其是而已

淳祐丁未上元前一日迪功郎前興國軍、學教授劉寔甫序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目錄



呂府教舊遊庠序慣熟國史因作監本資治通鑑摘其切於大綱者目分為門類集為講易場屋中用之如庖丁解牛不勞餘力昨已刊行取信於天下學者有年矣今來舊板漫滅有妨披覽是用重加整頓正其差舛補其踈略命工繕梓整然一新視原本大有徑庭所謂愈出而愈奇者收書君子幸垂鑑

卷之一

治體論

制度論

國勢論

卷之二

太祖皇帝 凡二卷

即帝位

處藩鎮

收兵權

平澤潞

平淮南

平荆南

平湖南

平蜀

平太原

平南漢

平江南

命將帥

待大臣

宰相

執政

中丞久任

御史恤刑

戶部住財

省官

試吏

論對

章奏

去賊吏

頒循資格 銓選

嚴舉主法 擇賢

卷之三

太宗皇帝

正心修身

抑奢崇儉

幸太學

嚴貢舉

聘隱逸

裁任子

明賞罰

閱武

水戰

砲車

騎射

籍禁兵

正兵法

處冗兵

嚴階級

遣使賑貸

蠲租省刑

勸農桑

卹刑獄

賑飢民

視旱田

寬征税

度民田

作戶籍

定役法

都汴京

限度僧

契丹和戰

卷之四

太宗皇帝凡二卷

即帝位

宰相

經筵史館

給事

浚河渠

置內庫左藏封樁

弭天變

河決霖雨

平盜賊

通漕運

制禮樂

女真貢馬

轉運使

臺諫

講學正心

時政記

三司使

經筵臺諫

翰苑

起居注

孝課

太子侍講

災異

卷之五

太宗皇帝

貢舉

馬政

蠲邊租

役法

恤刑

任子

立太子

隱逸

屯田

募義軍

仁政寬稅輕刑恤民

常平倉

官吏

祥瑞

閱武

築城

戶口

決獄

內庫

誅奸臣

通下情

賜九經

西夏

卷之六

真宗皇帝凡二卷

聖學

正紀綱

裁外戚

求直言

抑宦官

求直言

平太原

經筵

杜女謁

崇節儉

弭天變

宦官除盜有功

興學校

征契丹

聖翰

抑宦官

禁奢侈

却祥瑞

天書降

會計錄

卷之七

真宗皇帝

羣臣言請封禪

郊天費

宰相

理財計

執政

制誥

宗正玉牒

館閣

求隱逸

馬政

常平倉

翰林

臺諫

太子官屬

建學

方田

察刑獄

史館

監司定監司舉主賞罰

貢舉

閱武

恤民置倉免丁蠲稅決囚

蠲逋負

行堪磨

棄靈州

契州

卷之八

仁宗皇帝

御經筵

抑內降

尊太后

定儲嗣

卷之九

仁宗皇帝

臺諫

兩制

三司使

卷之十

仁宗皇帝

朋黨

試制科

置太學

五書院

減冗吏

築綾州

盜賊

崇聖學

遠女寵

抑外家

宰相

給事中

史館

宗正司

君子小人

行貢舉

命講官

減蔭子

西夏

西蕃

正紀綱

裁外戚

教英宗

報政

起居舍人

館閣

睦宗司

嚴銓選

變文體

州縣學

行磨勘

嚴賊吏

法冗兵

戶口數

卷之十一

仁宗皇帝

省財費

寬鹽禁

稅茶法

裕民力

弭盜賊

戮敗將

募土兵

差役法

汰冗吏

漕運額

崇節儉

罷青苗錢

賑飢民

城水洛

行楮幣

常平倉

恤流民

憂敵患

卷之十二

仁宗皇帝

弭災異

却祥瑞

仁德

恤刑獄

明賞罰

元昊西夏

卷之十三

英宗皇帝

抑尊號

修君德

明國法

行赦宥

責功寔

契丹

雨電 地震 赤雪 地震 水患 旱蝗 星變 日食

仁明武

嚴賞罰

謹號令

議鍾律

傳位

即帝位

臺諫

親族

募民兵

卷之十四

神宗皇帝 凡四卷

即帝位

治國

參政

建儲

宰相

經筵

史館

卷之十五

神宗皇帝

親政事

尊重臣

正官名

求直言

樞密

僕印

敬天變

卷之十五

神宗皇帝

持心

選監司

定官制

地震

河決

兵將

用濂溪之學

司馬光咨治通鑑

安燾條諸司格式

諸老君子致仕投閒

禮樂

卷之十五

神宗皇帝

論安石才學

水患

兵費

邵康節之學

富弼遺表

蘓軾以詩為小人誣謗

論安石坐講之制

星變 華出太微垣

財用

張橫渠之學

安石變法之始 書生得君自安石始

役法 浚河 遣使察水吏

開邊之始 理財之意始露

鬻爵鬻牒 壞風俗 三不足之說

卷之十六

神宗皇帝

王安石逐諫臣 罷諫院 排中丞

罷中丞 貶御史 罷舊相

用新進 護奸黨 引用奸人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 置提學常官

置檢正五房并習學 增京觀官

行保馬戶馬法行均輸法 行青苗法

行交子法 三行三罷 行保甲上蕃法

壞常平法 鬻廣惠倉 更科舉法 新經字說

行李定三舍法 行市易法 立宗室應舉法

立宗室補外官法

役法之行皆惠卿所定

卷之十七

神宗皇帝

議新法者罷 嚴刑獄以報私讐

謗法者罪之 司馬判留臺不言新法
諸君子爭論新法

王安國非兄安石所為 數安石十罪

鄭俠圖獻新法不便奏乞罷以銷天變

神宗悔新法之罪 罷市易法

罷官賣鹽法 安石巧於進退

安石雖退而附黨者進 惠卿行手寔法

行方田均稅法

安石復相安石托交趾以文天變

惠卿叛安石 安石復罷相 以王珪 吳克同 平章事

卷之十八

哲宗皇帝 凡三卷

即帝位 太皇太后同聽政 廢罷新法皆從出

罷制寺法 復罷新法或言不便

立科舉十法 立戶部總財用法

置理訴所以通下情 復茶鹽法通商

賑飢恤貧 絕內降 回國論訴陳事

求直言 薦賢材 三旨宰相

相重臣 待大臣 定官制

序官爵 舉諫官 重監司

崇節槩之學

崇道學之臣

洛黨

卷之十九

哲宗皇帝

經筵

聖學

君德

治道

邊防

兵政

水患

河決

減蔭補恩官

裁省冗費

郊祀

分祭合祭之異

家法

始新征

去小人

元祐君子

卷之二十

哲宗皇帝

諸君子自黨分

小人借經之說以欺君

小人誣君子有調停之說

小人攻君子

小人進而退君子

小人亂國是

小人廢役法例

小人掩過

小人陷君子

小人攻小人

小人害君子自有公議在

小人私廢置

戒小人偏狗

小人誣太后

諸賢罷黜

傳位

卷之二十一

徽宗皇帝 凡二卷

即帝位

黜陟大臣

君子小人進退

小人任事

小人變法

小人妄生國事

小人塞言路

善類日凋

小人聚歛

小人欺君

戚里宗屬

卷之二十二

徽宗皇帝

小人弒御筆之令

小人竊復名古之

小人通虜

夷狄

邊備

修國修

二程之學

傳位

卷之二十三

欽宗皇帝

即帝位

求直言

學校公議

遷幸

大臣輕重

中國無人

朝廷用人專不

人臣主謀一不

朝廷無定議論

虜稍退朝廷不為預備之計而治不急之務

大臣文天變

小人以和國誤

虜陷太原

虜犯京師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一

黃甲省元肇慶府學教授溫陵呂中講義
省元國學前進士三山繆烈蘭舉蔡柄編校



序論

治體論

古今謂治者不過曰寬與嚴而已然寬非縱弛之謂也而世之尚寬者則流於縱弛嚴非慘刻之謂也而世之尚嚴者則流於慘刻反是則曰寬當施之所當寬之地嚴當施之所當嚴之人遂以為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曰民心也軍心也士大夫之

心也是寬之所當施也自古之所以為天下惠者
曰外戚也宦官也藩鎮也權臣也是嚴之所當用
也東周之寬能施於強暴之諸侯而不能及於匪
風下泉之民秦人之嚴能施於閭左之戍卒而不
能正鹿馬奸諂之輩宣帝之嚴能施於趙蓋韓楊
而不能施於許史之徒元帝之寬能用於弘恭石
顯而不能用於堪猛望之之類是皆寬於其非所
寬而嚴於其非所當嚴也其說似矣而不知外戚
宦官強臣藩鎮固當律之以嚴而軍民士大夫之
心亦豈徒寬者所當係屬哉蓋寬者仁意浹洽之

謂嚴者紀綱整肅之謂仁意之與紀綱二者並行
而不相離則不待立寬嚴之的而治體固已定矣
聖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為本而其施之於政則
必有紀綱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仁
意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顏赦不舉之處人之蒙
惠於我者亦得以廣博周遍而無間隔欺蔽之患
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於不嗜殺人而至於言
仁政則又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其意正謂此之我
朝治體之所以遠過漢唐者蓋其仁意常渾然於
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常粲然於仁意流行之地

其待外戚也未嘗少恩然在內不得預政在外不得為真刺史則無呂霍上官之禍其於上官也未嘗濫殺然內侍官不過留後雖有功不除宣徽則無伯牙專恣之禍易置節度於杯酒宴笑之間而籍諸道之一兵一財無不歸於京師則無山東河北之憂置參貳以分中書之權而又置臺諫以察政府之奸則無操懿莽溫之變是其紀綱固嚴於其所當嚴之地矣然至於係屬軍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嘗無紀綱以行其仁意也一賦不志加一役不妄興一刑不濫及一遇水旱或發倉廩或出

內庫而不吝固所以結民心也然竊盜者有禁告訐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紀綱為何如驍勇者升其籍有功者峻其爵老弱者亦處以劇員每遇一效降一赦則與之金帛而不吝固所以結軍心也然一汰而數萬人一戮而百餘卒士卒之犯將校者有禁將師之尅士卒者有禁其御軍之紀綱為何如取士至於及累舉之官至於及內親任子至於異姓拜近日必擇良日退大臣則曰均勞逸固所以結士大夫之心也然禮部有覆試齋即有定員百官非有勞不遷賦吏雖有赦不原其

所以嚴士大夫之紀綱又何如我祖宗豈不知軍
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國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失者
而顧律之以紀綱之嚴何哉蓋使盜賊殺傷之法
不嚴則是仁於凶捍之徒而民之冤抑不得伸者
不被其仁告訐豪橫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奸究之
徒而民之資弱失職者不被其仁荼鹽權酷之法
不嚴則是仁於趨利之徒而民之終歲勤動者不
被其仁是雖日下減租之詔月頒卹刑之令無益
也使階級賞罰之法不嚴則是仁於驕惰之卒而
將校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揀汰蒐閱之法不

嚴則是仁於羸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銳者不被
其仁剋剝私役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奸貪之將而
士卒之困悴無聊者不被其仁是雖日有賜月有
給歲有賞無益也使學校貢舉之法不嚴則是仁
於僥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藝者不被其仁銓選
薦舉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膏粱之子弟而寒士之
進身無路者不被其仁賦墨之法不嚴則是仁於
貪污之吏而人之苦於繁刑重賦者不被其仁是
雖高爵以誘之厚祿以餌之無益也無仁意則紀
綱固無所本而立無紀綱則仁意無所輔而行今

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無紀綱以達其仁意而往、歸咎於仁之不足以為政祖宗立國之意有弊此王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世之論者曰我朝自建隆至於淳化至道之間則治體類於嚴自景德至於嘉祐治平之際則治體類於寬故熙寧專欲法太祖之嚴而深懲仁祖之寬豈知太祖之所謂嚴者紀綱整肅而仁意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仁祖之所謂寬者仁意浹洽而紀綱亦未嘗有所更變特以國家承平百年之久則

人情玩弛吏習因循其間紀綱固有廢而不舉之處譬之室為歲月既深旁風上雨則不能無一木之朽一墻之傾一瓦之毀為工師者不過杜其隙補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柰何熙寧大臣不以振起為心而以更變為心以少許之闕漏而乃併與四圍堂宇而撤之不惟壞祖宗之紀綱而忠厚立國之意併去之矣章子厚則因荆公之所未為者而為之蔡京則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民其敵也士其讐也寬恩濫及於貂璫而峻法反加於善類高俅童貫之徒妄加節鉞而元祐元符之黨

不使容身於天地之間是其寬失之縱弛嚴失之
慘刻而又顛倒錯謬施之於非所當施之地矣嘗
因是而攷我朝立國之本末蓋自李文靖抑四方
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曆嘉祐之緩勢自范
文正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熙寧之急
政吾觀范文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
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九月也始於明黜陟終
於重命令當時之言稍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
十月壬戌擇官長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
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繇役之法以
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
其說或著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
不悅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豐元祐之法
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
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
宗銳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
之會治體得失之幾於是乎決矣

制度論

先儒嘗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
扑未盡舉夫綱舉則目張綱目不可分而為二固

也而先儒之言云爾者蓋大綱者謂法之規模大意也萬目者謂法之條目纖然也漢法疎而易密則規模猶宏濶於唐唐法密而易疎則其條目特詳密於漢耳漢繼秦之後官秦官也兵秦兵也制度則曰襲秦禮儀則曰襲秦其法疎矣然官職大小之相維兵制內外之相制取民不及於農取士不以科日則其意猶密也唐人六典以建官府衛以寓兵口分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其法嚴矣然政事出於二三士卒疲於番上鬻賣不常而啟兼并之禍升降不寔而啓兩稅之法則其意何

疎也我朝之法大綱之正既過於漢而萬目之舉反不及於唐何耶蓋善革弊者非必盡變前人之法不過修舉其大綱而節目隨之不善革弊者必盡變前人之法徃々纖悉於其小而濶畧於其大孔子論繼周百世之道不過因其所可因而損其太過益其不及者爾孟子論喪祭井田之法亦不過言其大畧而為之節文耳世儒有志於復古者必欲採摭古制補綴經典一一與之牽合不知居今之世而欲盡行古之法不惟未見其利而先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決然難行故自其小不脩

卒以成大不脩而已英雄之君出而建置一代之規模豈知陋儒拘士細碎之所為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此正制作之一機而我太祖立法立制不務名而務寔不變其法而變其意一轉移之間事體頓異矣三省為空官而平章分為三等唐之制也而我朝因之然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而職守交通無命令壅遏之患尚書侍郎有六部侍從則自禮而戶自戶而吏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則資格素嚴而在位無速化之念進士為一等世賞襍流各為一等一秘書監官也進士則

遷太常蔭補則自郎中五遷而後至一前行郎中官也進士則遷太常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流品有別而士大夫有激昂之心則官非唐之官我朝之官矣侍衛起於後唐而我朝因之殿前司起於周而我朝因之皇城司起於梁而我朝因之然禁衛之軍統於武臣則不出於宦者之手諸道之兵藉於禁衛則不傳於節度之權殿前為一司侍衛馬步各為一司則有南北相制之意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合諸侯之兵足以制京師則有內外相統之意兵權制於三衛本之樞府樞府

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殿省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而又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則兵非五代之兵我朝之兵矣衛前以主官物理正鄉書手戶長以督稅者長弓手壯丁以捕盜各以鄉戶等差充此亦因前代差役之法也然自建隆三年詔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察則無不均之患太平興國四年分民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則無逃亡之患矣以鹽鐵戶部度支為三司使位同三樞目為計相此亦前代理理財之法也然轉運財賦悉藉三司則在外無橫

斂內藏所儲總之三司則在內無橫費而乾德又詔三司行移有不使漕臣得以上聞則彼此相臨內外相察無隱漏侵欺之弊矣國子監唐制也然屢親臨幸自質孔顏以文臣知州以儒臣典獄命宰相以讀書而有崇儒重道之實矣貢舉亦唐制也然及第人不得於知舉稱門生選或不公加之覆試陶穀之子李昉之子呂蒙正之子皆不得與則有選賢舉能之寔矣定刑部詳覆法而無五代濫殺之禍禁羨餘寬政稅而無五代橫斂之禍禮止於賓儀之所定樂止於和峴之所造而文物略

備矣此其酌古今之宜參人情之公通世道之變
雖曰因前代之法而點鉄為金化臭腐為新奇變
枯骨為生意豈必盡復古制而後為一代之法哉
然天下無百年不弊之法謀國者當因法以革弊
不當因弊以立法熙豐大臣所謂不務革其弊而
欲變其法者也觀其熙寧初年八對一疏而變法
之規模盡見於此其論本朝不任信大臣不盡行
古制親細務而循弊法用君子而參小人皆當時
士大夫之所知而不敢言者而安石獨敢言之學
校也貢舉也科名資歷也監司郡守也又皆慶曆

大臣所嘗更變而不敢舉行者而安石獨敢行之
農之貧民之冗宗室之費上下俱以為困而未有
策以處之者安石獨敢任之然其言法之弊則是
而自為變法則非變常平之法而為青苗變差役
之法而為催役改發運之職而為均輸改茶鹽之
法而為市易壞正兵而為保甲廢牧監而為保馬
以條例司奪三司之權以新經字說變天下學校
以經義詩賦變天下之貢舉設官則以冗增冗立
法則以竒益竒夫以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而且
不盡變其法熙寧繼嘉祐治平之後乃欲盡變具

法何其思慮之不詳辨耶蓋我藝祖之法則修舉其大綱而濶略其節目者也安石之法則纖悉於節目而濶畧其大綱者也至元祐時又欲盡變熙豐之法矣熙豐之法則在所當變而必欲盡變之則又過矣蓋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去而熙豐之法則不可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變熙豐之法則不可以太急青苗均輸之法可罷而催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則因其已成蠲其租復其役教閱於農隙以省養兵之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固可廢而罷詩賦

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至治之世不能無弊法至弊之法亦必有美意國初惟不盡變前代之法而惟變其意所以為一代憑藉扶持之地熙豐惟欲盡變祖宗之法元祐惟欲盡變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為紹聖以後之紛紛安石不能原祖宗立國之初意而輕於變更章子厚蔡京諸人又不能原安石立法之意而托於紹述法愈更而愈下而中興以來學校貢舉大抵皆蔡京之法而差役催投之並行經總制錢之立額又王安石諸人之所未為也故嘗謂我朝之法自建隆至治平其

間雖有益而其大意皆本於藝祖之公法變於熙寧而極於今日雖其間有更有革而其大意皆不能大異於安石之私世變之升降治道之盛衰人才之得失亦可以槩見矣

國勢論

國之循短當觀其治體治亂當觀其制度強弱當觀其國勢殷周治安皆千歲而漢唐享國不及三四百年者治體之有純駁也漢四百年治多而亂少唐三百年亂多而治少者制度之有純密也漢唐多內難而無外患本朝無內患而有外憂者國

勢之有強弱也蓋我朝有唐虞三代之治體制度而無漢唐之國勢自昔惟患人主之不講學也而我朝列聖則無一日而不學自昔惟患人主之不好言也而我朝臣子則無一人之不可諫自漢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母后皆朝夕見則有事親之法漢朝女主臨朝專擅我朝高曾向孟之賢皆為社稷計則有齊家之法母后之族不預政則有待外戚之法宮殿無華侈之飾則有尚儉之法宮中宴居冠服必以禮則有尚禮之法臣下有黜無誅則有寬仁之法此治體之所以多純而

少駁制度之所以似疎而寔密蓋其根本之地有
可言者而國勢之所以不若漢唐者則有由矣蓋
我朝北不得幽冀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
關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為強
通漕以為利此國勢之弱一也諸鎮皆束手請命
歸老宿衛一兵之藉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
自為之郡縣大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盡闕於上
而遲重不易舉此國勢之弱二也以科舉程度而
取士以銓選資格而任官將帥知畏法而已不敢
法外以立功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薦

士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拂膺此古
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朱墨為法以議論為政又
本朝規模所獨病此國勢之弱三也故其始也雖
足以戢天下之異志終也不足以弭夷狄嫚侮之
驕心譬之長江大河無鼃鼃蛟龍奮翅鼓鬣以激
其衝突潰蕩之勢帖然安靜之久人亦得狎而玩
之五尺之童且操舟其上矣然太祖規模宏遠謀
慮周防雖都四平無險之地而欲都西京欲都長
安置內庫以贖山後之地積縑帛以易胡人之首
其志未嘗忘也雖收諸道藩鎮之權而久任邊將

付以重柄以郭進守西山二十年而西戎不敢犯
以董遵誨守北邊十餘年而北狄不敢侮又未嘗
不藩鎮也於文法之中未嘗抑天下之富商大賈
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傑是盖有以助我
立國之勢轉移闔關之機又非常法之所能擬議
者自太祖以來外權愈困內法愈密以陣法圖授
諸將而邊庭亦如內地支郡各自達於京師而列
郡無復重鎮加以河東之後王師已罷故雖以曹
彬名将而亦不能收一戰之功自是而後偃兵息
民天下稍知有太平之樂喜無事而畏生事求無

過而不求有功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
心日柔人氣日隋人才日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
與奉繁密之法故雖以景德親政之後天下以為
美談而不能不納賂以為盟雖以仁宗慶曆之治
至今景仰以為甚盛而不能不屈已以講好然景
德之約盟非寇準之志也契丹之增幣非富弼之
志也元昊之增歲賜亦非韓范之本心也觀寇準
數年後戎復生心之言至慶曆而始驗觀弼請脩
河北琦請都洛陽仲淹請修京城之計至靖康而
皆驗諸公方慨然為社稷遠慮更理弊政而不一

二年間其身已不能安於朝廷之上矣嗚呼使雍熙無輕動之舉則中國有可畏之形而景德之虜必不敢寇於河北使寇準得盡謀於景德則虜人必有稱藩之禮尚敢議閩南之地於慶曆使韓富范之計得盡行於慶曆則中國必無增幣之耻而宣和間必不召女真以雪憤矣至此而後知太祖之為慮其深且遠哉雖然慶曆以前此一時也熙寧以後又一時也慶曆以前在外之國勢似弱而在內之國勢寔強熙寧以後在外之國勢似強而在內之國勢已弱蓋安石不能改弱勢而為強勢乃

歆因弱勢而為強勢觀其上書於嘉祐之末謂本朝不任人而任法是矣然安石之法其果與賢人君子共事乎謂今之教士大抵誦說課試是矣其新經字說其果能出於文墨之外乎其入對於熙寧之初謂本朝徇有司之細故而安石所謂愈煩碎而不足言矣謂君子小人正論邪說之雜用而安石所為則純用小人邪說矣謂理財大抵無法而安石所理之財愈竭下以事上矣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使本末埤弱而已方且外張國弱啟釁於交趾興兵於熙河拓境於海山竭中國

有用之物以事空虚無用之地夫安石初意不過
欲变法耳未敢言興利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矣
然仲諤緩之議安石猶未主之也韓絳慶州之
役安石猶以為習邊事也迨熙寧四年以後始主
王韶章子厚沈起之說矣安石变法之罪小而興
利之罪大興利之情猶可恕而開邊之罪為可誅
矣何者元豐小人不過因祿位耳及其患失則兵
困於靈武紹聖小人不過反元祐耳及其得志則
兵興於隍鄆蔡京始謀亦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
求悅則薦童貫以帥西師王黼始謀又不過傾蔡

京爾及其勢利相軋則必復燕薊以邀功名是皆
安石有以啟之也吁募胡人之首菴山後之郡此
藝皇帝之宏規也而熙寧用之則踈取熙河橫山
剪西人手足此韓范之本謀也而元豐紹聖宣和
用之則舛蓋祖宗之國勢外形雖羸弱而元氣強
壯於內則外邪有所不能動熙寧以後之國勢枝
葉雖茂盛而本根槁瘁矣謀國者當以是艱之或
曰子之三篇皆不滿於熙寧毋乃已甚之論乎曰
古今治亂之机皆決於君子小人之進退熙寧以
前非盡無小人也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為甚多

故維持治體尊守制度振起國勢自建隆一陽之
復積而至於慶曆則為三陽之泰矣熙寧以後非
盡無君子也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來而未艾故
治體以壞制度以變國勢以乘自熙寧一陰之遇
極而至於宣和則為三陰之否矣此愚困論本朝
之事尤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際而有感焉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一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二

黃甲省元肇慶府教授溫陵呂中講義省
元國學前進士三山繆烈蘭舉蔡柄編校

太祖皇帝

建隆二年

乾德五年

開寶九年

即帝位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

先是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諸將禦
之士卒服其恩威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
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

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我輩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檢點為天子或被上以黃袍上固拒之不可乃誓諸將曰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不然當族誅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穎濱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蓋自後唐以來五十三年天下五易天下之厭亂極矣豈真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寔生於是

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見也漢書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為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今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救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

殺者孰能與於此

處藩鎮 收兵權

建隆元年七月以咎居潤權知鎮州

此初以知州易方鎮也

二年從趙普之請復置縣尉

此單五代節度使補親隨為鎮將禮與令抗

二年四月初置通判命文臣知州

分節度使之權

又命朝臣知縣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

邑頗不治故特遣強幹者往隸之單藩鎮驕縱之

乾德三年又置轉運使八月籍諸道驍勇兵補禁

衛所以收方鎮之法

方鎮猶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縣也今不

因方鎮立封建而乃立郡縣之法何耶蓋古人

有處天下之定制而後能享天下之長利後世

雖有封建之虛名而反受方鎮之實禍以周制

改之賦輸於太宰則諸侯不得有私財士貢於

京師則諸侯不得有私人非才璋則不得起兵

非錫鉞則不得專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閒

田使吏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官有功則加

地進律無功則削地罰爵則一予一奪柄亦在

官豈如唐人不敵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

至於五代其弊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

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專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文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官朝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

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叱咤變化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笑

論我太祖布置

區處藩鎮規模高處

建隆二年閏月解慕容釗韓令坤兵權七月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上召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因言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莫若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石守信王審琦非統御才宜授以它職上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曰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計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明日皆稱疾請罷

開寶二年十月鳳翔王彥超等罷節鎮用趙普上

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詔之曰卿等皆國宿舊

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等

五人喻上意旨請老罷節鎮

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五代以下以智力取之

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啖收之而有餘又徒見

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

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

使平王能復父之讐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

下必無春秋笑使威烈王能正韓魏之罪則齊

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

艷婦濁亂於內則漁陽鼙鼓必不啟方鎮之禍

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必不

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

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臣室裴度所謂處

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權之策

豈不動七國之變哉太祖能服藩鎮之心

平澤潞 平淮南

建隆元年四月李筠據澤州命石守信等討之九月

李重進據淮南命石守信等討之李筠重進自焚

上之入京也韓通率衆備禦上之即位也李筠泣周祖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雖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歸正易所謂浚夫去也

上既平澤潞遂經略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戰艦於迎鑿以備江南元年十一月

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

混一規模大畧亦可觀矣

平荆南 平湖南

乾德元年二月慕容釗計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

冲降荆南平二月延釗至湖南獲周保權湖南平

善取天下者先易而浚難先近而浚遠先瑕而

後故秦人欲攻諸侯范雎以為先韓魏而浚

齊楚唐太宗欲平藩鎮張和靖以為先淮蔡而

浚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樸以為先江南而

浚東河太祖之規模先澤潞淮南次湖南荆襄

而浚及於江南廣蜀之地諸國既平而浚及於

河東蓋得浚先攻取之機矣

平蜀

乾德二年十一月命王全斌等伐蜀命王全斌將
兵三萬由鳳州道劉光義將兵二萬由歸州道義

字化曹彬等副之詔諸將毋得侵暴違者以軍法

從事時京師大雪上念西征將帥衝犯雪霰即解

裘帽遣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徧

及明年克劍門孟昶降蜀主初諸將辭行上謂曰

所破郡縣常頒幣藏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

李昊勸昶降昶命草表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

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以劍閣之險太祖取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

上初雪夕幸普第曰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又曰

欵收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

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之以俟削平諸國彼彈

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閏月大軍頓甘草池中

會暑雨多腹疾詔班師

太祖之未能收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燕薊而

太祖之不盡銳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

於北代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

之既至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此乎河東必在

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見太宗平而太宗之規模

原講義

宏遠遲之數年其終亦必取幽薊也太平本平時未可為

平南漢

開寶三年九月命潘美伐南漢上聞劉鋹奢侈殘酷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明年春二月劉鋹降南漢平上嘗賜銀酒不敢飲上咲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取其酒自飲之

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而後近耶蓋聞劉鋹奢侈則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鼯鼯則後收江南所以

一天下

平江南

開寶七年九月命曹彬伐江南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八年十一月彬克江南徐鉉言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復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鼯鼯乎上因諭彬以勿

傷城中人若猶困聞李煜一門切母加害彬忽詐疾諸將問疾彬曰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及還舟中惟圖藉衣食而已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讐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思禮劉銀卮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多害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合將帥

建隆二年十二月以姚內斌為慶州刺史時僭偽未下而西北二虜未賓先是周朝已命李漢超守閬南馮繼業守靈武何繼筠守棣州郭進守洛州上受禪皆因其任又益選將帥之忠勇者於是得李繼勳於潞州賀惟忠於易州姚內斌於慶州延州有趙贊原州有王彥昇隍州有李謙溥瀛州有馬仁瑀通遠軍有董尊誨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予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

益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募死力其間諜上嘗
曰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至備邊費亦無所
惜自此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
湖楚之地得猛士守四方推赤心待人之效也繼
筠居北邊二十年惟忠曉兵法十餘年虜不敢寇
邊內斌在慶州逾十年郭進在山西二十年禦軍
嚴上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
進殺汝矣

人言平江南則曹彬之功平湖湘則延釗之功
平西蜀則全斌之功愚以為郭進惟忠等與有

力焉使守西北者無其人則東南雖可以進取
豈無後顧之憂哉蓋古人有封建之法所以無
夷狄之禍太祖既削方鎮之權矣然於邊將任
之以責之專雖無方鎮之名而享方鎮之利是
以二虜不敢犯邊西北二邊久自太宗以後有
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疆之侮亦以外權既輕
而邊將數易故也

待大臣

開寶元年貶雷德驤官初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
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面白其

事併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之臣乎

以判夫理寺而敢以言大臣之短不惟養後日敢言之風亦可以無大臣專擅之禍漢高帝聞蕭何多買田宅之污則有械繫元勳之辱此漢一代所以有誅戮大臣之禍我太祖聞趙普強市人第宅之事則有鼎鑄有耳之責此本朝所以有進退大臣之禮

宰相

建隆元年正月以趙普為右諫議樞密直學士

初上領宋鎮普為書記以佐命功遷

建隆元年二月加范質王溥魏仁浦吳延祚官普

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叅知樞密院事加

侍中王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叅知樞密

院事加司空魏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世宗三大館

職皆宰相兼之首昭文次監修次集賢國朝皆因

焉吳延祚同二品

周之三相待之不殷此殷士膚敏裸將於京之意然太祖入京之時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

故名臣言行錄所以紀實而黜溥也我太祖猶以為前朝宰相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但欠世宗一死耳則士君子進退豈可輕哉

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四月置叅知政事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不宣制不押班不升政事堂蓋未欲與普齊也

開寶七年八月詔叅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政事堂與宰相同議政事未幾又詔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天下大任非一身之所可獨運故必擇相以寄之亦非一相之所能獨辦故又擇一二人以副之是以有伊尹必有仲虺有周公亦必有召公後世既無伊尹周公之才而欲專任一相所以權愈重而事愈非也國初三相並任則未立叅政之官自趙普獨相而復置以副之其後則同知印押班非惟可以分其權亦必使之共其政也然自宰相之權重為叅政者不過簽書紙尾而已惟魯宗道與王欽若相可否唐介與王安石辨是非不負太祖置官之本意矣

魯宗道唐介盡叅政

職之

開寶七年八月趙普罷九月呂餘慶罷以薛居正
沈義倫同平章事趙普獨相二十年沉毅果斷
以天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官上不用明日又
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歸綴以進上悟乃可其奏
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選者上曰朕不與遷
官柰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安得以私喜
怒專之上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門不去上卒
從之嘗設大瓦壺於閣中凡奏疏意不可者投諸
壺焚之其多得謗咎由此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薊
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
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
自唐以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
其餘號令除拜賞刑廢置但入
可降出

即行之國初三相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跡每
事其劄子進呈至普獨以天下已任故為政專
事所以啟德驤父子之謗也自是後以居正義
倫不過方重靖介自守之相耳

開寶二年九月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平賞

江南初上許彬以使相及平江南還語彬曰今方
之功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邪
密賜錢五十萬

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
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
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
諸將之心矣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
數十萬錢而靳以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
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仁宗
使相賞狄不以
青亦此意

林德頌曰曹彬之平江南各一使相而不授非
食言也慮其品位之極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
嶺南欲予以樞密而中輟非忌功也虞其名位
之極無以為他日賞也

中丞久任

開寶四年秋七月劉溫叟卒為中丞十二年上報
其代終不許解職及卒上曰必純厚如溫叟者乃
可

一中丞任之十二年及其且卒也則曰必純厚
如溫叟乃可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

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
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任其職趙中令
之相凡二十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
超之守閔南凡十七年作坊至卑賤也而曹丕
典之至十餘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御史恤刑

開寶六年五月以馮柄判御史臺上留意聽斷專
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柄謂曰朕
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
所望於汝也京城左右院典司按鞫舊選牙校任

之上哀矜庶獄至是改用士人以新及第人為司
寇叅軍

任人而不任法以處他事則可以處刑獄則不
可此刑統之不可無也夫律令之明條章之具

使罪應其法法應其情奸吏猶且為之輕重况
無法乎本朝格式律令皆有常書張官置吏所

以行其書耳乾德元年頒新刑統然有有司所
審儀等所定也執之法有人主所操之推寬緣坐而嚴故入命

士人以典獄責御史以無冤民此太祖用刑之

權也建隆二年嚴故八法
德四年寬緣坐法書云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此舉陶所執之法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大
舜所操之權也有司執一定之法人主得從輕
之權此段論恤刑獄
戶部主財

開寶二年七月以辛仲甫為三司戶部判官上問
普曰儒臣有武幹何人普以仲甫對上因曰五代
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才幹者百餘人
分治大藩縱皆貪酒亦不及武臣一人也

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
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

所以培國脉而重民命欵

省官

試吏

開寶三年七月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
難以求治爵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負而重費
不若省官而重爵

開寶六年四月嚴堂後官選六月御便殿閱試吏
創業之世多責寔守域之世多虛文覆試之法欲
無一士之不寔勸農之詔欲無一民之不寔籍
記人才欲無一官之不寔揀汰驕脆欲無一兵
之不寔也以慶曆元祐之盛而杜衍之任怨呂

大防之盡忠且欲汰吏而不可得况若士若民
若兵若官乎是虛文之習難革故也太祖事
事責寔

論對 章奏

建隆三年二月詔百官每五日內殿轉對並須指
陳得失直書其事

國朝之制宰輔宣召侍從論思經筵留心翰苑
夜對二史直前郡臣召對百官轉對監司郡守
建辭三館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投匭太學生伏
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而不可
對無一人而不可言也然太祖詔指陳時政直

信其事不在廣有牽引太宗令宰執樞密各述
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糧多少舉兵深入合用
兵機何人將領何監護直言其事信不必文此
皆聽言以寔也今世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
患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
盡言而無所用豈非病於議論之繁多歟太祖
太宗

聽言
以寔
去職吏

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度民田館陶令坐括田不寔
杖流海島

建隆二年四月滴河令李瑤按田受贓杖殺閭後
有冥極刑者

乾德四年八月宴近臣紫雲樓下上因論及民事
謂趙普等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
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

傳曰刑不上大夫非謂有罪而不形也為士大
夫者當自愛其身不至於刑也我朝待臣下以
禮而贓吏者戕民之斧斤害民之蟲賊無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類則禽獸爾
明主在上則誅之絕之可也熙寧大臣王安石歆

法太祖之嚴而獨以贓吏寬之何仁於贓吏而
不仁於無告之民何仁於小人而不仁於君子
邪

乾德四年知衡州郭玘以贓罪達於上聽詔袁仁
鳳翰之罪不至死復遣張純鞠之故置於法
是年諸倉受納輔臣以班薄進有工部侍郎文穎
中選宰相奏穎清望官不當委以濁務遂授以工
部侍郎令致仕

建隆二年內酒坊火役夫突入省部盜官物太祖
以酒坊使左丞規副使田處岩縱酒工為盜斬五

十餘人丞規處岩亦棄市

林德頌曰在易之乾君象也其德君德也天以

剛為德君德而非剛健何以君天下哉太祖之

開國也以千百年破碎不可為之天下一舉而

削平之強者服弱者順俛首聽命惟恐或後處

藩鎮以環衛而藩鎮無異辭授守臣以猝貳而

守臣無異意開寶六年差利州知州李鑄通判成都府是故何道而

得此哉英武自天雄斷如神川班妄訴全班盡

廢雄武肆掠戮及百人註見閱禁兵門役夫突入省部

其主將亦寘極法吏贖貨賄者斬官辭濁務者

黜威令之不可測如此其誰敢忤人主之意太祖

整齊兵將奮發剛斷

頌循資格銓選

建隆二年四月罷常參官序遷法舊制皆以歲月

序遷上曰是非循名責寔之道會監門魏仁滌等

治市征有羨並詔增秩自是不以序遷矣三年頌

循資格

乾德三年七月陶穀上定選法詔行之自是銓選

漸有倫矣又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沉下僚

命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

開寶六年十二月頒循資格命盧多遜重修自是
銓選益有倫矣又籍記人才應內外官為時所推
別籍之以待不次選用

既罷歲月序遷法矣而復頒循資格既命陶穀
定選法矣而又命吏部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
誠以資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
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權嘗考國
初有為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卿相至其久也亦
卒為之國初不自銓法一嚴無有流品無有賢
否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然王安石章

至昶降不過六十日何其易耶觀其遣將之時
先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凡詔有司治昶第一區
之又命所破州縣傾府庫以賞戰士國家所取
惟土疆爾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

初王師之下西蜀也諸將所過咸歆屠戮獨曹彬
禁止之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詔褒之王
仁瞻自蜀返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
惟曹彬一人爾上嘗問彬以官吏能否彬惟薦沈
義倫可任初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
上聞清節過僧舍蔬食東歸篋中所有總圖書數卷
人故擢用之

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
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力然
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
全斌任義倫而責仁瞻或告全斌仁瞻在蜀豪
奪子女隱沒貨財上責
之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
卷而全斌仁瞻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爰
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征太原

開寶二年二月命曹彬等伐北漢上親征圍太原

子厚之徒破資格因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
旦謹守資格之為有得也李沆王旦守格用人
王安石章子厚破格

嚴舉主法 擇賢

建隆三年三月嚴舉主法去歲太僕少卿王承哲
坐舉官失寔貶至是命常參官舉幕職令錄近親
充聽內舉異時有罪連坐乾德間命陶穀等各舉
堪充郡佐者謬舉有坐

內舉近親法何其寬有罪連坐法何其嚴寬乏
於始則賢者得以自進嚴之於後則不肖者不

得以自容然所舉在於未用之先此真宗所以
語孝至曰舉官先擇舉主也

舉主得人則
舉得其人



二
月
二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二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三

太祖皇帝

正心修身

開寶元年正月修京城脩大內上坐寢殿令洞開
諸內皆端直軒豁無有蔽塞因謂左右曰如此我
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為
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
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
詆其失曾不愧耻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
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
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
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
可窺而其着見於外者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
掩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以我
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光大如漢高帝謀慮深遠
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聖之傳於數千
載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
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
言

契丹復與太原相援

見太宗平太原門

以漢高帝處此

必有平城之憂唐太祖處此必有借助之舉惟

太祖專任邊將未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

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邊

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

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治中國之體矣景

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德

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和在彼則中國

強狄

強和在我則夷

平盜賊

在二十卷後接得是
身負馬契丹和戰

開寶五年八月廣南僚賊反遣內臣李神祐督戰
平之嶺南初下所在盜起負海為亂尹崇琦擊之
上遣神祐督戰未幾盡平其黨

內臣督戰始此

官官督戰此唐末五代之弊政而太祖未暇草
也然但使之督戰未使之將兵也淳化五年西

蜀盜起命王維恩平賊則使之持兵矣然雖有

功而不得為宣徽使也經恩有平蜀功中書擬

款以官者預政事至李憲童貫則預政矣嗚呼

宣徽執政之漸也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竇之水至於陷天可不

抑奢崇儉

開寶四年五月廢媚川都先是劉錕於海門募能
採珠者三千人號媚川都歲溺死者甚衆至是詔
罷

乾德四年五月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
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命
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

開寶五年六月禁鋪翠皇女嘗以鋪翠襦入宮上
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倣京師翠羽價高小
民逐利傷生浸廣寔汝之由又謂之曰我以四海

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下
守則耳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上躬履儉約嘗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
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巒幙無文彩之飾嘗出
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
乾德四年四月禁獻羨餘

創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
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閔
於千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閔
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幸太學

建隆二年幸國子監二年又幸三年正月幸二月
又幸增修學祠自贊孔顏

乾德元年四月幸七月又幸

當恠摠不暇給之時而獨留意於學校此正轉
移人心之大機也先漢以吏立國故丞相止於
次律令御史止於定章程我朝以儒立國故命
宰相讀書用儒臣典獄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
文明之治自是而後臨幸之時有爵命之賞有
金帛之賜亦增廣延之美意然太祖當尚武之

世而幸學之時多後世當右文之日而幸學之時少何耶善乎呂大防之言曰天子視學常事也金爵之賚後日何繼哉正恐惜費而止耳其中當時之弊欵元祐六年哲宗幸學呂大防為相或謂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學金爵之繼後日何可繼哉正恐惜費而止耳聞者乃服

嚴貢舉

乾德五年二月盧多遜知貢舉上復詔叅政薛居正於中書覆試初建隆間詔及第不得於知舉稱門生

乾德 年令貢舉不得用朝臣公薦至是又加覆試貢舉條令益密矣

開寶元年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令舉人凡食祿之家皆令覆試

開寶六年初殿御親試舉人李昉八年二月親試舉人上日向者登科名級多為豪家所取今朕躬

親試畫草疇昔之弊覆試三月五星聚奎初嘗儀
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顥德中同為諫官議善推步
嘗日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

國家治亂雖人事也亦天數也蓋風氣推移有
淳漓判合之不同世治則人澆所以治極必亂
世亂則人淳所以亂極生治以五代雲霧昏曠
之久所以啟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休祥然奎星固太平之
象而重寔啟斯文之兆也當是時毆蕪之文未
盛師魯明復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

西北伊洛閩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
已露於立國之功矣

聘隱逸

開寶三年三月召處士王昭素少篤學有志行上
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今誦乾卦至
九五飛龍在天則歛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
事引據援證因示諷諫上甚悅又問治世養身之
術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上書其語屏
間留月餘素求歸乃命以國子博士致仕年八十
九卒

處士非講官也而得以召見便殿非經筵也而得以講易太祖之好學如此古今易言者失之拘在陛下則為飛龍在天在臣不則為利見大人善言易者莫如昭素古今言陰陽者失之泥時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善言陰陽者莫如張泳可以暗合伊洛之說矣

裁任子

乾德元年六月定進馬齋郎員兵部每歲補馬十員禮部補齋郎十五員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三任方得蔭補

國初任子之有限負者無誕節之恩無遺表之制無郊禋之例所補齋郎又以三歲覆試試身言誦書其入仕之路至難也故任子之法在三代則為世祿在春秋則為世卿在太祖時則為特恩在為濫賞矣

明賞罰

乾德四年責授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崔彥遠為留後初偽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都全斌不能正身率下爭開官府取金帛及掠人婦女遂致兵師不能戢上聞蜀兵為亂凡使臣至者各奏陳全斌

不法事全斌歸闕上召行營都監王仁瞻面詰之
仁瞻歷指過失異以自解上曰納李仁珪女開德
豐庫取珠具此亦全斌等耶仁瞻惶懼不能對唯言
清廉畏謹不辜陛下任使者曹斌一人耳
乾德五年正月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彬辭上曰
卿有功無過苟有纖介之累王仁瞻豈為卿隱耶
勅懲國之典可無讓也

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
威令既振則易於反掌晉文公一諸侯耳春秋
之世賞罰最為有章城濮之役師還濟河反命
獻俘授戢飯至夫賞祈瞞於命則誅之舟之僞
先濟則賞之晉之所以霸者文公能用其賞罰
也至於唐之德宗則昧乎此是時藩鎮跋扈貢
獻不至於朝廷號令不稟於天子則是有可誅
之罪矣而德宗則一切不問自初即位專行姑
息之政至於諸道出師或拔一縣或攻一屯其
為勞亦小矣然且奔走獻捷張皇其功或一日
再賜或一月累封凱歌未遂官品已極唐之所
以弱者德宗不能用其賞罰也偉哉我太祖之
興其用兵行師代叛弔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

際王全斌曹彬平蜀將帥也曹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致亂則貶降而不恤以至尅期而猷戎捷則節鉞以寵之白日剽掠都市則掩捕而戮之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要論

閱武

水戰

砲車

騎射

建隆二年正月幸造船務閱水戰二月幸飛山營

閱砲車

建隆三年十一月辛酉大閱西郊甲子又閱

乾德元年四月鑿新沱習水戰幸玉津園閱騎射

建隆三年九月御講武殿閱兵

此與唐太宗習射顯德殿之事異矣蓋太宗當天下已定之後自逞技廢徒失人君之體我太祖當天下戰爭之始日練軍寔以為定天下之資爾故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少則無冗兵嚴則無驕兵精則無弱兵此京師之兵止十萬所以制諸道而有餘也以汴梁之地教閱無虛日而諸僭偽之國方且以驕侈相尚以文墨相高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就糧

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
由是禁軍遍天下矣

乾德三年九月御講武殿閱兵以馬軍為驍勇步
軍為雄武並屬侍衛司初京師之兵以殿前侍衛
二司領之時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
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
八十三上命給諸軍緡錢俾娶妻王繼勳主雄武
軍不能戢下凡百餘人掠人妻女上聞大怒命捕
戮之小黃門見而不奏亦杖數十雄武肆掠者誅
開寶四年十二月郊大赦廢川班內殿直郊禮行

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內殿直援例
蜀兵百餘輩擊登聞鼓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
上擇為川班擊登聞鼓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
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
廢其班訴者戮時內臣李承進前事後唐上問曰
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
好畋獵事姑息威令不行賞罰無節因以兆亂上
拊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天下不能用軍法
弱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見戲朕
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籍禁兵

正軍法

乾德三年八月籍諸道驍勇補禁衛上親試之用
普之謀也

建隆中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三司
禁旅就糧諸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
置禁軍嚴差出占破之令而牢城作院各置指麾
由是禁旅無就糧者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
役矣

陳平甫曰按祥符天聖編勅諸郡自騎射至牢
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所謂禁兵者

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泊之名
而鈐轄都監監押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
因事宜升為禁軍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如咸
平中升陝西選中保捷慶曆中升河北教閱本
城為禁軍之類是已此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
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
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
揮亦無過九夫郡熙寧按廂軍之籍五十萬人
而不足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
併為額則今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教

閱之兵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以兵為重也然
定都城留四平無險其勢必資於兵太宗選諸
道驍勇者補禁旅太宗取禁軍伉健者隸親軍
其強幹弱枝之慮悉矣不特此也前日之亂皆
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畀以厚祿節以
軍法祿厚則知自愛法重則不敢為非雄武肆
掠百卒誅川班妄訴全軍俱廢其制御何嚴也
兵權稍重則易置杯酒之間階級不峻則聳動
一劍之戒其勸懲何明也軍士衣不過膝葱韭
不得入營無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

無非念也營在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
糧在城西所以勞其力也此國初之兵所以愈
少而愈精欵太宗御兵有法

處冗兵

建隆二年五月置諸軍剩負以處退兵令所在揀
擇升驍勇退老弱

夫兵之冗不難於汰而難於處藉其力於強壯
之時而欲去其籍於老弱之後何以慰其心哉
太祖所以能去冗兵者以有剩負以處之也韓
琦所以能汰陝西兵者以陝西籍農為兵則兵

尚可以為農也仁宗朝韓琦選閩陝禁兵不苟
無以處之豈不速之為盜哉堪征戰者放一萬二千餘人

嚴階級

開寶五年十一月嚴階級法詔禁軍將校有帶遙
郡者許以客禮相見自餘廂都指揮使一階一級
全歸伏事之儀

五閏之亂大帥宿將擁兵跋扈而天子之廢置
如奕碁此國擅於將也偏裨卒伍徒手奮呼而
將帥之去留如傳舍此將擅於兵也然國擅於
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節度因為士

卒所立而五代人主興廢皆郡卒為之推戴一
出而天下俯首聽命不敢較太祖既收節度兵
權於是又嚴階級使士知有校校知有帥帥知
有朝廷矣太祖制兵有階級

遣使賑貸

君德

仁

建隆元年正月遣使謁諸州賑貸

上以甲即位而乙卯遂遣使賑貸豈有得天下
之初欲以是要譽於人哉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當時之民苦於干戈苦於賦歛苦於刑役為人
父母見子弟之飢寒則褰裳濡足以救之此武

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

蠲租省刑

二月寬商征自唐末藩鎮擅利其後諸國分據故征筦尤繁是年詔所在毋得苛留旅人非有常筭之幣勿搜其篋

二年二月遣使監輸民租時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上更賜公粟以媿之

建隆三年三月定大辟詳覆法初令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詳覆又令諸州錄事叅軍與司法掾同斷獄上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上從

投竄何近

代憲綱之密耶

更見御史門執法

寬征稅其意將以利商旅耳亦所草以方鎮擅利之弊定刑辟其意將以輕刑耳亦所以草方

鎮專殺之弊遣使監輸民租其意將以利農民耳亦所以草方鎮擅賦之弊此兵權所以能收於杯酒之間欵故自商征之寬而後世不敢忘增一額自詳刑之審而後世不敢妄戮一人自民租之輕而後世不敢妄加一賦以至仁之一脉而壽吾國之元氣此其所以培我宋億萬載之業者蓋有在也

勸農桑

恤刑獄

建隆三年正月詔長吏勸農桑

自後歲首申勸農之詔始此

開寶二年五月命諸州恤刑以暑氣方盛詔諸州
獄叟洒掃洗滌貧者給食而疾病者給藥小罪即
時決遣

自後仲夏申恤刑之詔始此

賑飢民

視旱田

建隆三年正月賑淮南飢初沈義倫使吳越還言
揚泗飢民多死郡儲尚多可貸之

是年四月遣使按河北旱田七月復遣詔朝臣出

使還日具民間利病以聞

乾德二年詔長吏視旱即蠲其租勿俟報

建業之世文法未詳君子得以措手於法之外

以任事而小人有所懼而未敢以為奸承平日

久文法益密小人求工於法之外以生奸而賢

者拘於法而不獲逞國初遣使吳越者得以言

淮南之飢又詔朝臣出使者得以具民間之利

病有旱蠲租則勿俟報君子不為繩尺所拘束

而小人之猷羨餘者則復禁之所以有愛民之

寔也乾德四年張全藻所言羨餘行賞上曰此非措尅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詔禁獻
餘羨自後為長吏者水旱不敢聞亦不以寔聞有
發廩以賑貸者則曰是沽名也或不待請而發
者則曰是專權也君子安得盡心哉然小人之
誤國者增羨入之數牧倍出之賦朝廷亦不問
也豈敢以害民而不敢於愛民耶

寬征税

開寶三年四月除河北鹽禁任商旅貿易收其征

十一月減冶金舊額

開寶四年四月詔除嶺南苛政弛酒麴禁權鹽許

官賣以佐州縣之費

七月減廣南州耗朱右補缺梁周翰上疏請寬民

力其畋曰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

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人則

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其言

國初京師兵不過十萬歲試進士總舉數十人

士習未盛官簿至寡仙源本支未甚蕃衍內外

官職率未詳備內郡庭璫自有定負省部胥吏

俱未溢額無冗兵冗冗吏之費加以太祖崇

朴以先天下身衣澣衣殿設葦簾平席南而廢

媚川都平而蜀而碎玉裝溺器見柳奢崇其儉
如此所以不惟可減常賦以寬農民亦可除末
禁以寬商賈也

度民田 作戶籍

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度民田上曰遣使度田蓋歆
勤恤下民而民弊愈甚今當精擇其人後坐括田
失寔者多免官

乾德元年十月作版籍戶帖戶鈔

孟子所謂經界與後人所謂經界異孟子以井
地不均穀祿不平而行經界後世以民產不均

稅田不登而正經界也蓋民產不均則業歸大
家而產留下戶稅錢不登則官失其利而必多
取於民國初經界之法未行則度田之使不可
以不遣版籍戶鈔不可以不作也然上之遣使
則曰勤恤民隱豈若建武檢校懇田多有煩擾
者哉

定役法

建隆二年五月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
自相糾察此嚴差役法也

陳平甫曰差役古法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

物里正戶長鄉手以課督賦稅者長弓手壯丁
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
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
襍職院虞侯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熙寧四年
始議使民出錢官為僱役謂之免役錢六年又
行保甲法置保正副大小保長察盜七年輸保
丁充甲頭催稅罷募戶長壯丁八年罷耆長令
保正保長管幹別立庸直僱承帖人隸其下元
豐八年有言耆壯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使
民出錢免役而復使執役也後有紹聖元年復

有留居之意土生於洛陽樂其晉王及群臣晉王即太

宗力爭上曰遷洛陽未已當遷長安又曰五將西

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耳因謂左右

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冀之
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
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
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
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
守四夷為說此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

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
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置內庫

左藏

封樁

乾德三年三月置封樁庫國初貢賦入左藏庫及
取荆湖西蜀儲積充羨上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
備不可臨事而厚斂於民乃別為內庫以貯歲終
用度之餘皆入焉

太宗時改封樁庫為景福
內庫別置內藏庫

太祖之置內庫即周之內庫漢之少府東漢之
別監有唐之大盈也然內府總於太宰屬於外
朝其意出於公自東漢至唐率以閹人主之始

專為私用矣太祖語左右曰軍旅飢饉當預為
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我太祖之意為民慮
也又嘗語臣近日朕聞八州之民久陷夷狄俟
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我太祖之意為
國慮也則內帑之立公耶私耶

置內庫欲民與
國俱利

制禮樂

乾德四年十二月初用雅樂上以雅樂登歌命太
常寺和峴討論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王
朴所定尺校之短於右尺四分上乃依古法別造
新尺使工人校其藝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遂別

造十二律管以取聲音始和暢至是用之
開寶六年四月行開寶通禮初中丞劉溫叟等上
開寶通禮二百卷至是盧多遜上開寶通禮義纂
一百卷詔付有司施行故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
禮並以新書試問

以漢興至百年猶未遑禮樂之事太祖當天
下未一之時首明禮樂其知所急矣然禮樂廢缺
已久禮猶可以書傳聲亡則樂亡故其傳猶難
於禮也以尺較律則尺有長短以黍較律則黍
有大小以聲與氣較律則聲氣猶有可求和峴
所定惟尺與黍而已安得不啟後日紛紛之議
哉

限度僧

開寶六年四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者每
歲許度一人熙寧以前有度僧而無鬻僧熙寧以
後有鬻僧而無度僧度僧則無所利而為之鬻僧
則有所利而為之也國初度僧為有限而後日鬻
僧無所限徒以助一時費用之急而啟游民之害
肆異端之禍惜哉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未幾又決朝城決陽武汴水亦決谷熟大霖雨出宮人

是年六月塞決河命曹翰董其役上謂翰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

河決特水塞其道耳太祖乃以為天災而歸諸已至王安石有曰河決以壞民產而天不恤任理而無情也陛下當為天之所為此教人主以不畏天也故陳瑩中曰人主晏然不以為慮然後大臣得以如意而有為其誅安石之心歟

僱役法二年以大保長僱稅罷差保頭以舊耆長錢支保正戶長錢支保長壯丁錢支承帖人靖國元年拘收大保長僱錢紹興二年拘收耆戶長僱錢十二年拘收壯丁僱錢蓋自保正長承帖人僱錢並起發而充役如故民力於是困矣此其大畧也而其患皆起於以保甲代役戶寬狹不均重為民病

浚河渠 通漕運

建隆元年正月浚蔡渠通淮右之漕命二月浚五

丈渠通東北之漕上曰河渠之役非獲已煩民奉亦陳詔督之

己之事朕不為也後改蔡渠為惠民河五丈渠為廣濟河

汴與洛俱河南地也國家不都洛而都汴者以四方輻湊漕運之法遠近俱便故也東南之粟自汴入河陝西之粟自黃河入陳蔡之粟自惠民河入京師之粟自廣濟河入論四河之所入則東南為多此太祖所以有不出百年東南民力殫矣之憂而欲都西京恐遭運煩民力

都汴京

建隆元年上初幸西京愛其山川形勢宮闕壯麗

女真貢馬

建隆二年八月女真貢馬

乾德元年八月女真來貢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稅令專治舟船渡所貢馬

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穉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於沙門島度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未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得不啟中原之禍

契丹和戰

開寶四年十一月契丹寇定州六萬騎入寇上命
曰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陣以待之虜圍遂城
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
至保塞軍中不遺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
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易一
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上費我二百萬疋絹
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來聘七月初通使契丹

和非中國得已之事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
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

謹哉可不戒哉

李憲童貫神宗徽宗朝
官者典兵權預政柄

傳位

建隆二年六月皇太后杜氏崩令上傳位晉王太祖
弟太宗曰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因命趙普於榻
前為誓書藏之金匱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
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曹向孟之賢始此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四

太宗皇帝

太平興國八年

雍熙四年

端拱二年

淳化五年

至道二年

即帝位

開寶九年十月即皇帝位以薛居正沈義倫為左

右僕射盧多遜中書侍郎並平章事李漢超郭進

加觀察使

轉運使即位初置事

開寶九年十一月令轉運以三科察舉分上中下

三科歲終以聞

政績尤異為上

轉運置於乾德本以總利權耳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吏此漢部制史職也漢部制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石耳秩卑則其人自奮權重則其志得行至於綏和更之為牧成帝秩二千石其法隳矣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侍從為帥亦許彈劾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

信矣監司之職其一道守令之觀望歟故監司志於舉廉則晉犢還珠郡有賢太守矣循雉鳴琴邑有賢令尹矣監司志於律貪則望風解印自甘遁迹者矣故人私恩難庇二天者矣此我太宗特重轉運以察官吏者所以不輕於用人也

三司使

開寶九年十二月置三司副使以賈琰為之

三司置副使始此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分三司各置使上曰三司奏

事紛紜異同迭執已見朕每以理開諭端拱初欲
置判官十二員羅處約言三司非古制唐自兵寇
相仍以賦調筦推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
董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帑藏之虛盈司田司
川熟能知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寔積習成常今宜
復舊制若三司之中更置僚屬則愈失本原矣

淳化二年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上謂李惟清曰
夫貨財所以濟用度取之不以其道違惠養民之
意豈能召和氣平共務裁節毋致厚歛

淳化四年五月併三司置一司命魏羽領之詔罷

鹽鉄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

推官三員

從馬應昌之議

淳化四年十月三司置二使分領左右計

閏月又置三司總計使同四年命陳恕領之總計

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每事三使通
議之恕以為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非便上不聽踰
年仍復舊制初梁蔣知吉州上賞其強幹記其
名於御屏至是用其為右計判官

淳化五年十二月三司復各置使命陳恕等領之
上嘗題於柱曰真鹽鉄陳恕出入三司首尾十八

年言稱職者以恕為首
至道元年十月併三司勾院為一上嘗召三司孔
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錢穀之務溥等條上
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着
於籍

國朝以宰相掌民檢密掌兵三司掌財目為計
相其權至重正使位亞執政恩數與叅樞同副
使位亞待制廩祿與卿監同自唐及五代曹按
隸之夏官磨勘衙司隸之秋官修造河梁隸之
冬官而地官不得與焉國朝悉屬之三司職任

既專利權不分矣然我太祖之時既分三司各
置使矣又併三司為一使又置三司總計使以
陳恕為之分則出納移用政令互出動相違戾
合則錢糧繁劇非一人所能總然使三司得如
陳晉公之通曉則合而為一可也否則不如分
之可以互相稽攷也抑射利之職必專其權久
其任而後可司馬溫公嘗論先朝陳恕在三司
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賦者以恕為首豈恕之才
獨異於人哉盖得以於其職故也陳公恕十八
專任在三司權

宰相

太平興國七年貶盧多遜以趙普為司徒復入相
多遜毀普無立上意上十一月效大赦天地於員
丘有上書引諸葛不赦事上竟從普言自後效赦
不書七年貶盧多遜崖州

自趙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會普得多遜與廷交

通事秦上怒以問倫遂罷倫多遜包藏逆節倫與

工部尚書

多遜相則趙普出趙普入則多遜貶大臣相傾
之風已芽蘖於此然盧邪而趙正當時邪狹未

足以勝正耳

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趙普罷置都進秦院

十二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

在賞罰當否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為喜怒之具

即無不亂太宗論賞罰觀田錫上疏嘗言宰相若

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

為具臣而疑之者衆人也雍熙元年火災求直此

雖當時憂治世危明主之言亦萬世任相之法也

西漢之初相權重則一君之身任相者不過一二

人武帝以後相權輕則四十餘年之間易相凡十

有三矣

端拱元年二月李昉罷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普舊德元老蒙正晚出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普又嘗稱呂端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挫折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普真賢相

趙普之再入相也與乾德之初入相不同大祖時

蓋太祖時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事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年老重望而推蒙正之

晚輩呂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歟呂端乃餘慶之弟淳化四年參政至道元年平章

淳元二年正月趙普罷

淳元二年九月呂蒙正罷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

事

淳元三年七月趙普薨普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每朝有大議則闔戶自啟一篋書閱之乃論語二十篇耳未嘗為子弟求恩澤

趙中令欲決大事則讀論語至終日李文靖亦嘗為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可終日

行之李沆嘗讀論語或問曰為宰相如論語守

聖人之言其有益於人也如此一論語也張禹

以之而誤成帝何晏以之而禍西晉書惟在人

善用耳

淳化四年六月張齊賢罷

制詞云力不逮心名浮於寔

四年十月李昉罷以呂蒙正為平章事

上嘗曰昉本以文章進及用作相知才微任重

但憂愧而已

淳化五年十一月令宰相以下薦士上嘗論中

書可使方者蒙正以名聞上不許他日又問凡三

問不易上怒擲其奏既而卒用其人果大稱旨

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

急故必旁咨博採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剴煩治

劇用之於有事之日呂文穆之薦人可使朔方

所以三問而三不易者蓋其夾袋有冊子每四

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故朝廷

求賢取之囊中而已此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之意呂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時謂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至道元年四月呂蒙正罷以呂端平章事時寇準

端初與準同列及先居相位慮準不平乃請宰執

分每日押班知印

國初置叅政所以貳宰相也然其初不使之押班知印者所以正中書之權其後復令同知印押班者所以防中書之專然為宰相者必如呂端之待寇準為叅政者必如王文正之在政府每事同列必至第咨稟而後行則有同舟共濟之義推車叶力之風若荆公為叅政則置中書條例以奪宰相之權為宰相則置中書檢正以奪叅政之職何注而不為私哉宰相當與執政同心

至道三年七月寇準罷

閏月詔宰相獨押班知印

臺諫

太平興國六年解田錫言職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

遜專政群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諫

官上表章必令閤門吏依式書狀云不便妄陳利

便希望恩榮賜貽書多遜請免書狀遜不悅出之

國朝敢言之風自田錫始大臣遏絕人言自多

遜始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之語自後安石

蔡確章子厚之徒皆祖慮多遜之遺

經筵

臺諫

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置侍讀官上聽政之暇日閱

經史患顧問闕人是歲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

端拱元年二月置司諫正言改左右補闕拾遺為之上以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欲使舉職也

人謂經筵有定員則人主講學之時疏矣司諫有常職則人主求言之意狹矣豈知祖宗之世蓋無一時而不可學無一人而不可諫也當時田錫且曰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記言動御史不彈奏集賢

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畜籍朝廷闕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無本斤即曹本無局九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

成王廟此當時官職之可正者尚多而太宗獨

先置經筵臺諫之官其知本矣

興國元年田錫為諫官上嘉其

言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

經筵

文館

講學

正心

太平興國三年二月置崇文院更置三院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之書以寔之南廊為集賢書東廊為貽文書西廊四庫分經史子集為史館書六庫書

籍正副凡八百卷

淳化二年李至為秘書監進新校御書百八十卷
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命博士李覺講泰卦上
從容謂之曰人君勿使嗜好見於外則奸邪無自
入為朕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
者改之如斯而已 讀書正心以遠近習小人

淳化三年幸秘閣命將臣觀書

淳化五年幸國子監命孫奭講說命三篇意 切

礪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養商朕獨不得耶

太平興國八年置侍讀官上謂近臣曰朕每讀者

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而已用之未嘗不

三復以為規戒嘗禁中讀書自己至申

淳化二年上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必有外

患外憂不過邊事此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深

可惧為帝王當合用心如此 正心防奸佞

觀我太祖之學不當觀於幸國子監幸秘閣之

時當觀於在禁中讀書之日蓋人主親儒臣之

時少親宦官女子之時多一齊申楚一暴十寒

則學之功輟矣此太祖於禁中讀書自己至申

所以可為後嗣法歟

翰苑

淳仁二年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范杲獻玉堂
記請修其職上惡其躁競出之執政薦張洎上謂
洎德行不及士安上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蕪易
簡曰此未為翰林美事

上重內外制之任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人言朝
廷命一制誥六姻相賀以為一佛出世郭贄乏時
望雖命掌制誥終不入翰林

淳化二年以和嶷知制誥其後欲召嶷為翰林學
士而謂左右曰嶷眸子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

居近侍也

四年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上謂侍臣
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
為之嘗命若水撰賜趙保忠誥李繼捧有不斬繼

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之語
上大喜及繼遷納款又命草賜繼遷詔曰既除手
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
好若水家因寶藏之

翰苑之官一文章之士為之足矣然范杲以躁
競不與張洎以乏德行不與郭贄以乏時望不

與盖翰苑乃儲才之地豈可輕授哉異時楊億
不草冊后之制劉均不草相謂之制則我朝涵
養培植之功亦多矣

給事

淳化四年八月命官專掌通進銀臺二司尋以給
事中封駁隸之命向敏中張詠知二司公事時部
署張永德答小校至死按其罪詠封還詔曰不可
以小校辱主帥

自張詠封還詔書而後之為給事中者始敢於
封駁自田錫奏事議鯁直而後之任言責者始

敢於盡言講官振職自孫奭始三司振自陳恕
始人才雖盛於景德慶曆之時而寔胚胎於今

日耳百官振職始於太宗

時政記

起居注

太平興國六年八月令中書密院錄主語時政記李
昉先奏御端拱二年令樞密院錄主語

時政記奏御始此

淳化五年四月置起居注院編修左右史之職為
起居注梁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降付史館

起居注奏御始此

修時政記則可李昉欲以奏御則不可修起居

注則可梁周翰欲以進御則不可論時政記起

人主自觀考課

考課

淳化二年命近臣兼差院及流內銓

淳化三年冬置磨勘院

淳化四年春改磨勘院為審官考課院京朝官屬

審官幙職州縣官屬考課

唐虞改課之法先自九官十二牧成周會計之

法自上公卿下至比閭小吏是無大小內外之

官皆用考課法也

我朝上自京朝官下至幙職官皆有考課法今

世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

於達官徒為文具亦不過財賦之辨與否耳何

嘗課守令以惠養課監司以刺舉哉今日考課畧於大臣

任子

至道二年定任子世官制先是五品以上子孫每

覃慶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上以其太濫詔同

學究出身

用人以世唐儒三代法也非以豪異俊秀之才

俱出於公卿大夫之族蓋以仁義道德之教素
行於聖賢明哲之家自漢以下公卿之家法既
不如古而朝廷課教國子之意一切廢棄此任
子之法所以弊而我太祖太宗與范富諸人所
以裁抑而不恤也

官吏

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嚴職吏法去歲求豐倉吏八
人坐受賄為奸伏誅是歲中書令史李如古坐受
賕出人罪杖殺至是又詔職吏配者遇赦勿叙用
端拱初少府監言配役人郭冕等皆任京朝官會

赦當叙用上曰職吏不可復齒仕籍止令釋之

淳化元年蓬州司法鄭侶坐受賕故入伏誅

淳化二年知晉州祖吉坐職杖殺

國初職吏有異極刑者今以職敗者惟罷而已
國初職吏有不復齒仕籍者今則有赦原之而
已民之瘡痍未瘳而吏之罪惡已滌吏何憚而
不貪耶賍吏不可赦

太子侍講

太平興國五年九月置皇子侍講

楊可法為之

太平興國八年置諮馭翊善侍講官於諸王及王

子府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為之益王嘗作假
山既成召僚共觀坦曰但見血山王驚問曰坦見
州縣督稅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皆
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未成聞其
言命毀之

端拱元年皇子元禧封許王上手詔戒帝子親王
先須克已厲精聽言納諫每着一衣則憫蚕婦每
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納之間勿先恣其喜怒
侍讀官狘朝廷之侍讀也侍講官狘朝廷之侍講
也詔講翊善狘朝廷之侍制候對官也然必以姚

坦邢昺為之亦可謂得教導之人矣盖有其官而
非其人則師傅具員承弼具數左右前後皆非正
人王誰與為善哉今血山之喻不唯使益王驚問
雖天子亦為之輟役則國朝侍讀之職不虛設矣

教太子

立太子

淳化五年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用寇準
之言也準自青州呂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
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
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

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對曰知子莫如父聖意既以
為可願決定

至道元年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楊徽之畢士安兼
左右庶子喬惟嶽楊礪兼左右論德夏侯嶠兼中
舍李至李沆兼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

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
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
徒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不徒見於

景德澶淵之一役也

祥瑞

端拱元年正月親耕籍田上作書賜近臣曰國之
上瑞惟豐年耳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
而德化未洽天既至是能無惧乎

雍熙元年十月嵐州獻一角獸徐鉉等以為祥上
曰珍禽竒獸奚益於事方內乂寧風俗淳厚此乃
為上瑞耳

十一月丁卯郊奉宣祖配改元上嘗語宰相曰今
歲大稔民無疾疫當與卿力行好事以答天意耳

黃魯直瑞芝亭記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
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

郊藪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撓
則不必蝗出境

災異

淳化二年三月詔以旱蝗欲自焚明日雨

端拱二夏旱錄繫囚遣分路決獄是夕雨

端拱二年七月彗出東升凡三十日趙普奏言司

天妄以為妖星合滅契丹俱是諂諛所宜審聽

以妖星合滅契丹此司天之諛也普力言之得

大臣格君之道矣王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

說乃推彗星放交趾賢如趙普詐如安石其議

論邪正何啻天淵之遠哉

類編皇朝大事記中興講義卷之五

高宗皇帝

復科舉

五月復元祐科舉法詩賦兼取自紹聖後舉人不
習詩賦迨四十年至是復之

自政事言之則文章為無用自文章言之則詩
賦為無用故熙寧紹聖罷詩賦而尚經義則可
然至於專尚王氏之新經字說則不可若元祐
之法則自祖宗以來莫之廢也

詩賦取人
至今不廢

役法 經制錢 酒價錢 契錢 店務錢

水派
...

增諸路役錢冬十月復經制錢先是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始議創制錢大樂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錢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三十五文其後行之東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靖康初廢至是四方貢賦不已如期赴行在呂熙浩葉夢得乃請復之明年冬增定其額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稅錢四曰官員等請給頭子錢五日房店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歲收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紹興五年置總管司命孟康兼領之度請以總制司馬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違欠從之於是首增頭子錢為三十文其十五文充經制七文總制六司提轉兩司二文公使支用既又請收耆戶長庸錢抵當四分息錢轉用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常平司五文頭子錢並令諸州運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藏修總制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

自李憲經理熙河有所謂經理財用者則經制之名始於此然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

經制也自翁彥國發動王之師以知江寧府兼
總制則總制之名始於此然強括民財而已亦
非今之所謂總制也蓋政和間陳亨伯以方臘
既平破殘郡縣無以制經始創為經制錢大藥
漆酒價增歲額等與夫公家出納每千收三十
三文所收至微至得至多故呂熙浩葉夢得以
建炎用度不足乃請復之至紹興張趙相繼
督師悉取給焉而孟康以致政之重始立總制
之司顧浩謂法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孟得謂
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不可以供猝迫
之用則其初亦未甚大害也然於收拾零細解
落貫陌豈朝廷之體治世之氣象哉此安石蔡
京王黼之不道雖靖康亦罷之至其急迫皇駭
無所措手則雖紹興以來號為名相如張趙者
皆在焉故孝宗嘗諭洪景伯曰祖宗賦財無經
制總制錢朕時用度有餘即令免輸然迄今不
攻也

召謝克家孫覲
用偽命之臣

召克家孫覲初克家上疏自卞不受偽命且奉國
寶至濟州引呂好問為證御史馬伸言二人在靖

康間與王時雍等七人結為死黨附南仲倡和議
有不主和者則欲送虜營望遠竄之好問具二人
因依二人由是復用

此綱去而偽命之人復用也

杜克番用

以杜克為東京番守初澤在東京撫河南郡益聚
城下欲遣復兩河克及澤所為由是兩河象傑皆
不為用而城下兵復去為盜

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
使兵杜克用則兵皆為盜矣克守東京則虜至

維揚克守建康則虜至明州以克繼澤何異以
淵代述以姜維而贖孔明之事功也李綱罷而
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克守於外天下事可
知矣

御馬馬伸劾汪黃被責

九月馬伸為御史劾黃潛善汪伯彥詔伸言事不
寔責濮州監酒促使上道死於中途天下寃之

一御史官也張浚以御史而劾李綱則朝廷以
為寔馬伸以御史而劾汪黃則朝廷以為不寔
是非倒置如此胡安國時論有曰若曰潛善伯

彥措置棄方而馬伸之言則有據矣不瑾命令
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有私恩則以復祠官教
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膚敏而用孫覲不
祥之人也杜寒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閏邵成章
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
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
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立一政
反以為言章不寔而重責之公道何由行乎時
政之論如此然二人之罪其始莫大於主和而沮
援兵其終莫大於主和而罷戰守得罪於君父

得罪於宗廟可勝誅哉

試舉人

親試舉人時諸路類試並集行在御殿策試遂賜
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

當維揚巡幸之時而不廢策試之典亦近於不
急矣然科舉固所沮天下之豪傑之氣亦所以
收天下豪傑之心當是之時為士無以收之苟
非稍知愛重者不入於虜則入於盜矣此御試
所以不廢也

獻祥瑞

密州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為瑞今密為盜何足為瑞紹興初劉光世奏枯桔生穗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佐軍中有十萬鉄騎乃可為瑞二年撫州太守坐獻甘露圖貶七年知果州宇文彬進豐登九穗圖此不過誕謾諛諛耳去年四川荒旱安有瑞禾

二十四年上曰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亦何所取朕謂惟年穀豐登可以為瑞真賢碩能可以為寶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何益於事指揮不得奉祥瑞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君子觀宣和靖康之間百姓呈露真所謂莫赤匪孤莫黑匪烏者矣亦可以見亂極生治之氣象也然妖孽不在于一草木之微也一禽獸之細也京黼貫攸此正宣靖之妖也相有張趙將有韓岳此即炎興之祥也

推茶法

十一月更四川茶法於成都府轉運趙開言推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悉罷推茶法罷官員賣茶法做政和都茶勘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

市之每斤不過征一錢住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試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交易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買馬乃踰萬匹引息錢至百七十萬緡

國初正賦不敢增所可增者茶鹽之利而已此害不及農而有益於國者然行稅鹽之法則不拘錢數多寡細民皆可販賣行鹽之法則商旅道梗之時盜販者專其利行稅茶之法則恣其與園戶為市而官司坐收其租行攤茶之法則茶之入於官者必有濫入腐敗之弊而商人不

能行矣故言鹽之利者莫善於宗澤言茶之利者莫善於趙開

茶鹽利害

行郊禮

壬寅祀昊天上帝奉

太祖配自

元豐六年罷

合祀元祐七年復之元符三年又罷至是就江都縣築壇行事庠子先亨太廟神主於壽寧寺

當維揚立國冰泮之上且行郊祀之典支賞用錢二十萬緡合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疋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不能積縑以易胡人首儲金帛以養戰士而乃為無益之廢事

無益之文此黃汪欲以是而文飾中興也使當時欲行之則必告於皇天而興鳴條之師類於上帝而集孟津之衆敬告宗廟而肅將天威以為復仇討賊之舉豈不偉哉

責汪黃行郊祀告文飾太平

虜敬中國賢

虜陷襲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粘罕曰大聖人墓焉可發盡殺之闕里得全虜之入洛也禁勿犯司馬相公宅

夷狄雖不義而亦未嘗不知尊中國之義觀金人之如寇也敬韓琦之廟全司馬光之宅重蘓軾之文數公負天下重望既沒數十年猶足以起虜人之敬况吾國寔有人乎

江黃為左右丞相

以黃潛善江伯彥為左右僕射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副以朕之意

始也獨相網已為汪黃所不悅繼而網與潛善同相則必為潛善所排網於此時懲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且望其同

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職
在論相而小事因草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靖康之初固欲興衰撥亂矣然考其政化則郡
縣諸路頽弊益深考其人才則守令監司曠瘝
如舊者以六曹三省尚多前日之臣六曹事壅
不決而賄賂公行三省請托紛紜而紀綱大紊
者以宰執重臣向皆宣和之舊也建炎改之宜
草前弊而汪黃復居宰府陷害忠臣杜絕言路
顛倒是非覆亂名寔卒使中原陷沒宗廟丘
墟皆二人之罪也

二小人為相則共事可知

詔百官言事

詔百官言事呂頤浩上脩禦十事葉夢得請沮江
為險以重臣為宣揔使一居泗上以待敵一居金
陵以脩退保劉珣言脩敵之計兵食為先張守上
防淮渡江六事大率以遠斥堠探報為先張俊奏
敵方張宜且南渡又請以左職庫子鎮江明年春
又詔郡臣陳脩禦策呂頤浩言陰為過江之脩防
淮難防江易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
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舡以脩守江夢得言靖康
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乘輿或至兩浙則

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勿^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
意和議為可恃也張守言莫先於遠斥堠三國烽
火一夕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決始知今之為
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建
炎之初有背初失之時也京城無恙兩河猶未盡
為虜所有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
經制兩河之策宗澤留守東京之策不惟故僵可
全而二聖亦可歸矣退則不惟淮甸不可保必
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且向者諸臣之議猶欲教
河北民兵招河南群盜脩京城樓櫓守關陝要害

今也諸臣之議防淮而已渡江而已甚而謂防淮
難防江易欲棄淮守江而已自保不暇何暇復讐
何暇討賊天下大勢一變矣此皆汪黃誤之也夫
兩河者河南之藩屏河南者淮甸之藩屏若駐蹕
淮甸則亦當固兩河以守河南固河南以守淮甸
天下猶可為也今棄兩河如棄土梗棄河南如棄
敬屣徹藩籬而深坐堂奧以為安使虜入無人之
境尚使吾國有人乎此失地之禍自建炎始也李綱
宗澤之言不用則主臣
惟主退保之策

虜犯揚州

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
罵虜不屈粘罕問世忠扼淮揚乃分兵萬人趨揚
州以議為名而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當陷
淮揚執守臣李寬陷泗州守將李呂元閻瑾遁縣
尉孫暉禦之且戰且却而死凡番虜三日不爾則
伏衛幾於不戒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
至天長軍守將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陷泰州守
臣魯班降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判官齊志行
降犯滄州守臣劉錫遁通判孔德基 劉光世領
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

此虜陷淮之師也當虜陷兩淮之時其守將猶
多死於義者至陷兩河之時為守臣者不降則
走而已蓋兩河近遠之地兵民猶習於戰而維
揚內地素無兵備所恃世忠而世忠之軍潰所
者恃劉光世而光世之軍亦潰則將守安能空
拳以相聞哉而所以至此者寔 朝廷誤之也
始者兩河之固守者以 朝廷不忍於棄地則
必有援兵也至是而兩淮官吏習見兩河之被
禍而無益故寧畏虜而不畏義也

車駕南渡

時粘罕歷徐以趨行在而汪黃無遠畧且斥堠不
明東京委以御史南京委之番臺泗州委之郡守
所報皆道聽途說之辭虜諜知朝廷不戒偽稱李
成黨以缺我帥張浚率同列為執政言之汪黃咲
而不答時得天長軍報虜已至上乃躬甲冑乘馬
南巡二相方會食有問者猶以不足慮告之堂吏
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從軍民爭門而出死者
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鉅至京口軍人以為潛善罵
之曰悞國悞民皆汝之罪鉅方辨其非是而首已
斷矣季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已塞道
行數里望揚州城中火焰屬天呂頤浩張浚聯馬
追及上於瓜州得小舟即乘以渡至鎮江一月至
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秦軍迫淮淝而安石圍碁自如契丹犯澶淵而
萊公酣寢不動金虜已破北京張浚進言汪黃
咲而不答虜迫揚州而郡臣有問者而汪黃猶
以不足慮答之其雍容待敵果何所恃而然哉
蓋安石所恃指授將帥之規模素定萊公之所
恃者決親征之策其勝負已了然於胸中若汪黃
之所恃者宇文虛中之使未回而和議可成耳

汪黃小人謂虜
可和為和所悞
罷伯彥黃潛善

大赦惟綱不赦蓋潛善猶欲綱以謝虜也潛善伯
彥罷中丞張慤論之也疏其罪二十

靖康以和悞國而二聖北巡者耿南仲為之
也建炎以和悞國而高宗南渡者汪黃二人
為之也其始雖為所誤而終也能正其罪天下
事堪幾悞耶小人欲掩其誤國之非其歸咎於
綱至假令以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
罪已求言

詔罪已以求言

三月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維揚之禍潛善欲罪綱以謝虜勝非欲立邦昌
後以謝虜則其相業可知矣然安苗傳之功尤
難於張浚願浩也

願浩典籙

簽書呂願浩為江東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籙者惟呂餘慶郭
逵及呂願浩耳

王淵除簽樞

王淵簽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言淵除命諸將有語

劉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軌又苗
傳以淵出其下尤不平上之在維揚也內侍康履
頗作威福諸將皆嫉之泊至江下觀湖中官供帳
赫然渡道傳等切齒曰汝等使天子顛沛至此猶
敢爾耶癸未傳等脅所部以叛執淵殺之並殺內
侍數十人宰職入奏事朱勝非急趨上苗劉與其
屬列楼下皆被甲露刃知杭州康允之請上御樓
百官咸在三軍泡泡傳乞誅康履上命執政付苗
等即殺之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聽
政可之復請上為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

議勝非呼其幙屬將佐曰諸君言二將此事出乎
忠義為國耶若果忠義則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
分有異志者誅之時李昉以逆順之理曉之由是
亮燭少挫承平故事稱制須二人同坐勝非乞許
獨對論機事賊亦不疑以鄭慤為御史中丞時二
亮以殺人為事且頻入都堂慤面拆之又遣所親
平江見張浚等令嚴備而緩進又作社鵲諭百官
又言傳等便宜只可行於所部士卒

此晉人淵聰之讎未報而王蘓之難繼作也蓋
自高俅得用軍政解弛東都缺守禁旅單弱而

號為御營者其寔是外來也亦既不相統一矣
又况六飛方南曰郊多壘楊惟忠守金陵光世
守京口張浚之江世忠之海范瓊之淮其在天
子左右者獨苗傅一軍而已此所以此無忌憚
之舉也然其致此者有由矣致堂嘗曰孔子作
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而大要則父子
君臣之義而已魯曾於齊有不共戴天之仇而莊
公非惟不能為父雪耻又與齊交好今年及齊
狩明年會同伐衛仲尼書之以著釋怨通和之罪
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故魯之臣子則而象之

公子方發於前慶父又動於後此釋怨通好之
効也然則汪黃主和之失所以啟苗傅犯上之
端歟

會師平苗劉

呂頤浩張浚等會師赴行在浚慮苗傅等兵抵平
江乃令張浚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浚與蜀人馮
輔有舊遣之入杭見二兇為陳順逆於是剋日進
發先二兇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
浚復書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
順謂之震驚宮闕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

宜天祐我宋所以保祐聖躬者歷々可考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番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二堯見書言浚見詆以為逆賊內不能堪勝非恐生他變即奏浚彬州安置浚得命恐將士觀望即納之語書吏云有旨趨赴行在諸將皆謂賊強則邀駕入海浚又遣陳思恭治舟師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中外

苗劉之變在內則朱勝非以忠義之言折之李邴以逆順之理譬之鄭慤又以都堂非巨庶得預之之語責之然主其事者勝非之功居多在

外則張浚自平江倡勤王之師呂頤浩自江寧以兵會之張浚自吳江反袂拭面韓世忠自海道至指天誓日而劉光世亦以鎮江軍會之然善其謀者張浚之力居多若以當時事勢觀之為張浚者易為勝非者難蓋在外而率諸將以倡義易在內而保護聖躬使之復辟難此勝非之功所以尤著也

復辟

四月朔上復位初二堯聞勤王之師未甚恐馮轡知其可動自勝非曰又有一說主人受淵聖詔為

兵馬大元帥稱皇大帝嗣聖易稱皇太姪大母垂
簾聽政大元帥摠兵於外最為得策二兇許之上
御殿引見二兇詞色粹然二兇以手加額曰聖天
子度量如此勝非召傳等六人至都堂議復辟事
令軍中自為一奏傳無語正彥尚以為疑勝非曰
勤王之師所以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所招君
等議欲盡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
還宮君等身置何地勝非乃使世修草奏持歸軍
中諸將書是日文武百官赴眷聖宮請復辟康允
之請遣人諭二兇使速引兵去韓世忠獲正彥於

於浦城傳亦就擒赴行在詔誅之

周有四夷之難而宣王出漢有新室之禍而光
武起我朝有靖康之憂而高宗中興禍亂
之來天所以開聖人也而我高宗即位之後

狄橫於外盜梗於內而腹心之患猶出於人所
不料之地豈將苦其心志則勿亂其所為耶
建炎之多難正所以開紹興之規模也翼載於丁
未即位之日者潛善伯彥也而終為潛善伯彥
所誤取日於淵洗光咸池於己酉三月之變者
張呂韓劉諸臣之功也而異日張呂韓劉諸臣

得以事業自勉者亦自今日始此紹興之事勢
所以與建炎不同也

多難與王
股憂啟聖

張浚知樞密院

以張浚知樞密院浚時年三十三對國朝執政自
寇準以浚未有如浚之年少者朱勝非罷勝非在
相位凡三十二日以呂頤浩為右僕射初勝非求
去上問誰可代者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
上曰二人孰優非曰頤浩練事而粗率浚喜事而
疏淺上曰俱輕浚太年少
自李綱既去之後朝廷無可倚仗之人至是苗

傳之變而張呂諸人出為事變興而後人才見
然勝非願浩能著復辟之功而終決避狄之策
則為義不終者也惟張魏公終始不言和雖其
年少喜事不勉富平之敗而虜人自此知有張
樞密婦人女子知有張都督者矣

賞平苗傳功

李昉遷尚書左丞鄭慤遷簽書

此賞平苗傳之功也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不
難於文而難於寔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政宣之
間士大夫爭以文字相高流弊之極至於遺親

後君見利忘義有如顏傳之諛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則堯舜之揖遜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眇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操術反覆也如此惟李文肅雍容於奸臣用事之時發大詔令草大牋奏愈出而愈無窮人以義士稱之至苗傅之變事出倉卒而能以大義折堯渠陰贊相府所以離貳逆黨孽復明辟之計則非可以政宣間文士例論也

李昉節義之士

行大赦法仁宗

大赦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輕條石刻黨人並給還原官職

國家法令大抵從寬政和後始有御筆持斷刑名其法始嚴建炎元年議者請參用元豐嘉祐舊法尋諸錄令依嘉祐斷刑元豐則已改政和之失矣至是呂頤浩張浚為政舉行仁宗法度即嘉祐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輕明年范宗伊為相則又引政和勅以脩成書矣然當時胡安國曰凡政事紀綱莫大於賞罰而

功罪是非以毀譽為本者也必要其真偽然後
賞罰當此者赦文惟美仁宗聖德大業上遵嘉
祐臣嘗考嘉祐政事之大要在於直言數聞毀
譽核寔而已丁謂以奸邪為宰相矣雷允恭博
達內外擅權矣黃應和以監車誣奏邊將矣或
斥或誅或投諸四夷是毀譽不得亂真而邪說
息也寇準以忠正遭遠貶范仲淹以危言屢獲
罪矣歐陽脩以譏斥人主招難明之謗矣或辨
明誣枉或擢侍從或遂聞政事是毀譽不亂得真
而直道行也至和嘉祐之治此其本歟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五



